

國美與地基

譯 謙 德 曹 著 翁 立 曼 · 美

行 印 古 洋 生 外 中



基 地 與 美 國

譯 謙 德 曹 翁 立 曼 · 美

中 外 生 活 社 印 行



基地

著者 美國 曼德羅

譯者
出版者
發行者

漫畫集

北京西長安街甲二三號

電話(二二)〇六七九號

電報機號七九三七

權・版・有

京初(0001—3000)

一九五〇年六月初版

譯者序

作者是一位美國式的進步記者，本來供職於赫斯德系的紐約鐘報，後來脫離該報，並寫了一本轟動一時的小冊子「壟斷的畫像——自由的報業」。

一九四八年四月，作者出版了本書的第一版，同年十一月出版了本書的第二版，內加上了一些新的材料，雖然這些材料現在看來又嫌不太新了。

此書出版後，美國的進步作家如法斯德、阿達密克等都會予以推薦，同時進步的雜誌「羣衆與潮流」及「工人日報」也會予以好評。美國的進步黨機關報「民族導報」會竭力推銷本書。

不過本書寫於一九四八年，那時中國大部份領土尚在蔣軍控制之下，所以作者也把中國列入美國勢力圈內，現在情勢已變，所以譯者已把有關中國一段稍加刪改。

作者雖未以馬列觀點寫述本書，但能羅列史實，揭穿美帝面具，亦已難能可貴。最近作者又寫一本新書名「美共審判記」，美共機關報工人日報已予長篇連載，這未始不可說明作者的思想已進一步的接近真理了。

譯者於一九五〇年四月

序

如果我們美國今天真有言論自由的話，我是用不着來寫這一篇序的。可惜事實並不如此。我們的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正在明目張胆地重寫我們的人權法典。根據我在出版這書的過程中的經驗，他們好像還在秘密修改呢。

沒有一個出版商願意出版我這本書，因為全國的政治偏狹固執的氣氛中在一個劇烈的爭論的問題上，我這本書無疑是「離經叛道」的。於是我就自己出資來出版這本書，但這些商業豪門的走狗們却又從中作梗，不許我的書進入書業市場。舉一個例子說，紐約時報。直接了當的不肯接受這本書的付費的廣告，而所謂自由主義的紐約明星報（即以前之紐約下午報）也享我以閉門羹。

如衆所週知，紐約時報的書評欄在市場中是很有影響的，所以我就忍氣請該報發行人薩落白格和總編輯傑姆斯主持公道，他們既不肯予以翻案，對於這種政治檢查，又不說明任何理由。總之，我們的幕後統治者就想乾脆禁止這書。但問題所在，不僅是這本書得不到出版自由而已，這實在是一種觀點得不到出版自由。今天這批棍徒祇要在我或在我這本書上加上一頂帽子，他們就可有足夠理由剝奪人權法典所給我的各種保障了。但這樣一來，你們豈不也被剝奪了聽我講話的自由了嗎！這批幕後檢查家到底有什麼理由要這樣地來保護的管制你們的思想呢？

我這本書並不是給什麼政治專家們看的，我這本書是給普通的美國人，每一個美國人看的，所以這個問題的提出正適得其所。這本書所要證明的就是：

華爾街的豪門已控制美國。這些豪門以及他們的軍界盟友還想同樣地來控制全球。爲達到這個目的計，他們正設法把美國的軍力（經濟權力的甲冑）伸展到全球的每一個角落裏。他們已製造了六國的內戰，不用說，他們也會給你一個三次大戰。

是的，這個說法和官方的內政外交理論是適得其反。據官方的理論說，今日世界之所以日趨糟都是蘇聯所造成的。本書就要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可敬的」（就是說：反蘇的）來源的證據來駁斥這些官方理論。本書要證明今日局勢之緊張都是位居要津的華爾街的銀行家和律師們所弄出來的。

不錯，在今天我的話是不令人耳的。不過我想我們若能明瞭真相，則這些話或可爲人接受，作者出版本書，其意即在於此。希望這書能引起大家對國際局勢作一番公正的辯論，更希望我們美國人能一觀「限蘇」政策的反對者所提供的事實。

我希望本書所提供的事實能說服你，從而起來反對杜魯門主義，反對馬歇爾計劃，反對銀行軍界聯盟的華盛頓統治。最後，我希望本書能使你在一切反蘇宣傳中看出一雙帝國主義的毒手。

作者於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



高地與美國

九五〇年六月初版

基本定價：5.50

臺初(0001—5000)

基地與美國

目錄

譯者序

作者序

第一章 歷史與神話

第二章 我們的軍事帝國

第三章 武器與計劃

第四章 爭權奪霸

第五章 一統西半球

第六章 美國湖

八

一四

二七

三五

四〇

第七章 海洋之王.....	四七
第八章 利潤與武力.....	五三
第九章 門戶開放.....	六一
第十章 金元外交.....	七〇
第十一章 大連事件的報告.....	八四
第十二章 統治而不併吞.....	九四
第十三章 美國的滲入.....	一〇五
第十四章 美帝版圖.....	一一七
第十五章 反動的代價.....	一一七

第一章 歷史與神話

讀者諸君，請不用緊張。這本書並不想討論什麼和平大計。本書的目的祇在收集一些基本材料，來幫助一般美國人瞭解真相而在決定國策中盡其一份天資。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此係指舊民主而言——譯者），所以不論國內外發生什麼大事，我們多少要負一些責任。不用說，我們對政府所發生的影響絕不能和摩根銀行集團，洛基斐勒煤油集團，或杜邦汽車集團相比。但我們總還可盡一己之力。因為我們人多，我們若能團結起來，那末我們的呼聲一定更為響亮而宏偉。

我們今天正爲了職業、種族、膚色、宗教及心理等等種種不同而相互隔離着。我們若要團結，就必須打破這種隔離而追尋我們的共同利益。是的，在工業金融界的幕後活動中，也有各種極大的衝突。他們有時甚至會相互以刀槍相見。但這些銀行家及工業家們却早已學會了如何保障他們的共同利益。他們人數少，所以他們的團結問題要容易解決些。我們人數多，所以團結就要比較難得多。不過我們祇要努力向此目的前進，我們是可有很大收穫的，這種收穫也就是民主的收穫。

我們若對國際局勢有更清晰的瞭解，就可幫助我們推進我們的目標。退一步說，也至少可幫助我們看出我們自己的利益所在。美國人總很驕傲地自以爲是世界上消息最靈通的人。這完全是一不對的。我們不過是消息最多而已。我們每天在報紙上、雜誌上、無線電上所看到的無聊材料是任何國家所比不上的。在這每天數十億字的材料中，一切國內外大事都幾乎包羅在內了。我們若想閱讀相當書報雜誌以爲根基而來比較各種觀點，這已够佔你整天的時間。若欲更進一步從歷史背景來切實瞭解時事，那更非專門訓練不可。我們新聞出版界的豪門從來不想在這事上動手，而只有這樣才能使讀者明白。

這種無聊的消息不管多至什麼程度，也只能混淆視聽而已，不能盡其報導的真義。美國的報紙和其他輿論機關根本不想要啟蒙我們。他們僅把我們看作顧主而已。我們買報買得愈多，他們的廣告費也就愈高，於是錢也就賺得愈多。刺激性的消息與聳人聽聞的標題當然要比嚴肅清楚的報導分析或解釋好賣得多。

更有進者，這種新聞業之所以產生這種商品也並非完全事屬偶然。除了出賣報紙出賣廣告以外，他們的言論也早懷成見了的。報業，無線電廣播，和電影業都是大工業。同時這些「報導工業」本身又是更大的銀行工業的一環。而這更高的二環則在拉蒙特·美隆，杜邦，洛基斐勒各豪

門的操縱和控制之下。所以，一方面是可影響國政的少數寡頭，一方面是無機會說話的老百姓。他們的利益是衝突的。顯然的，我們的報導工業在這個衝突中是並非中立的。他們是在替這少數人講話，在替這些富貴雙全的人講話。

這些有錢的少數人永遠在害怕沒有錢的多數人。遠在採用聯絡課（Public Relations）以前，有錢的人已發明慈善事業，宗教捐款、文藝捐款、麵包施捨、馬戲施捨等等來證明有錢即有德。我們的言論機關現在也採取了這種策略，他們害怕資本主義一字，他們不敢說美國有階級鬥爭，他們不敢說美國在全球索取基地、權力、及利潤。在這種影響下，在討論美國在國際中的地位時，頗為幼稚無聊。這種討論是不能啓蒙大眾的。他們從來不說市場及獨佔等問題的真相而僅大談特談其玄不可及的「美國的道義領導」。

杜魯門總統就職後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的第一次外交檢討中立下了十二條道義原則，並說這就是美國的外交政策。全部高調總結在第一條中：

我們既不求擴張土地，又無自私企圖，不論大國小國，我們俱無侵犯之意。我們並無任何目標需要與任何其他國家之和平目標相衝突。

在一九四五年至四八年這一個緊張的國際問題局勢中，美國官方就始終以這個聲明來為美國外交政策作辯護。不錯，我們的目的是「不需」與任何其他國家的和平目標相衝突的。不過還是

有條件的，這就是：其他國家對美國各項目標的解釋必須「如美國官方及美國報紙的解釋。舉一個例子說，我們公開聲明在佔領日本期間，當由美國一國佔領。各國若有不同意見解，則應以美國的見解作標準。即使別的國家認為美國在把日本的資力人力製造成爲美國的軍事工具，這也「不足」構成衝突之源的，因爲祇要那不滿意的國家閉嘴不響，磨擦就不會有了。

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劃的擁護者們就是以這種自傲自大的所謂道義感爲基礎的。馬歇爾計劃的兩黨政客們都把這個計劃當作抵制共產主義擴展的堡壘，但除了「方面要證明共產主義確屬「危險」外，我們尚須證明自己的純潔無瑕，完全可以侵入任何地方去抵制「威脅」。

這不是擴張。爲什麼呢？因爲我們是在保護小國的權利。我們是民族自決的擁護者。我們以麵包及自由選舉捨予各國。我們若爲這些事而動用「有足以來擴大之軍力及最大之軍事資源」（馬歇爾語），無疑這是百分之百的見義勇爲的俠勁而已。這當然「不是爲美國爭取任何經濟或政治特權。」（馬歇爾語）。我們之所以出此，僅因我們樂於此道罷了。我們一點也不想爲自己要什麼東西。我們祇在盡大哥之責而已。

我們的外交政策無異是說美國決不會有錯。這是道義高調的必然結論。這與現實是不着邊際的，因爲事實上國家間與個人間的利害是有衝突的。這種道義高調產生了一個空想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有一個國家天賦有最高智慧和最高權力。每當一個美國人要向外求物質利益時，或每當

一個美國公司要在外興建油管，鑿掘油井，種植橡樹，開闢新森林時，美國的武器和國務院就從旁協助，不許人家聲張。如果他們要公佈這些事實，廣播這些事實的話，我們就認為這有損美國尊嚴。

這種幼稚的想法常使我們不敢討論政府的用意究竟何在，尤其是政府在全球追尋陸海空軍基本的目標究竟何在。杜魯門外交政策的第一條原則現在似乎已稍有修改了。這個原則已變成：「我們並無領土擴張及自私之企圖，我們若有所求，那也祇是一些無人所要的破艦基地而已。」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七日紐約時報的社論就認為我們不能說英美有擴張之意，這社論無異把上面的引話再解釋了一遍：

「美國雖想獲得以前敵國所轄的或接近敵國的若干基地，但這都是人口稀少不能自治的島嶼。否則美國就用協商方法獲得基地，並且在同意撤回之時就馬上撤退，如亞查爾即為一例。」

可惜事實證明我們並沒有從亞查爾撤退。我們留着不走，並至一九四八年二月二日獲得葡萄牙的「允許」，再把該島的拉根機場續借三年至五年作軍事用途。

我們會派軍艦到葡萄牙去示威，表示我們必須獲得續用亞查爾的權利。否則——終於我們是達到了我們的目的，不過表面上稍加掩飾而已。正如葡國獨裁者沙拉查那時對紐約時報記者所說

，葡萄牙已經成了美國的勢力範圍了。我們若真欲有所討論，那這些事實顯然是不應忽視的。我們若要作一種理智的討論，那就不能在一開始就說某事根本無可辯論，我們也不能說我們不必參照事實，我們也不能說即使我們在其他六十國要求基地，但美國的道義精神仍可保證此舉是合理的。凡稍有理智的進出口商人、外交官、或國際問題研究家決不會真的去相信美國這種邏輯感的。

正如「美國的經濟外交政策」作者威廉所說：「我們必須瞭解外交心理學中的一個公理，這就是：沒有一個國家會永遠以精神滿足作為動機的。如果有一個國家的負責官員要追隨一種違反本國利益的政策或涉入一種毫無物質利益的義務，他一定會為某些有關集團所猛烈抨擊而終至改變政策或另請高明。」

前國務卿及最高法院長許士也說：「外交政策決不是建築在抽象的東西上的。外交政策是某一時期內的國家利益的產物。」海軍上將馬亨說得更為乾脆：「在國家的政策中，自私不但是合法的而且也是基本的原因，這是不必隱瞞的。像華盛頓所說的，我們決不能希望一個政府不照其本國利益而行動。他們是不能這樣做的，因為他們不過是國家的代理人而不是國家的主宰。」

馬亨此語是指華盛頓在其致別辭中所說的話而發的：「一個國家若想從其他國家獲得一種超脫利害機關的幫助，那全是癡想。我們若認為國家間可有真正的扶助，我們就犯了極大極大的錯

擇，因為這完全是一種幻想。經驗與理智都不許你作這種想法。」一七七八年華盛頓又說：「不要相信一個國家會做出超出他本國利益之外的事情，這實在是人類普遍經驗所產生的一個公理。凡頭腦明白的政治家或外交家決不會離開這個公理的。」

是的，我們的政治家和外交家除了口上說得好聽以外，事實上也從未離開這個原則。不過他們還在物質利益上套上一件「道義」的外衣。許多現實主義者已在反對這種作風了，因為這種美觀飾辭不僅可使大家糊塗，同時也可使執策者弄得五暈六素。塔虎脫內閣時的副國務卿威爾生就認為這種「誇張」的情緒乃美國一大弱點，他為金元外交家編了一本教科書，書名是「政府與國外投資之關係。」

潘烈少將的打開了日本門戶，誇張家們的美麗詞句使他煩惱。這些詞句可以和邱吉爾杜勒斯輩的利用「挽救歐洲文明」建立歐洲集團的詞句相比。但潘烈自己却說：「我們應老實承認我們的自私動機，我們所以想與日本通商是為了這種通商有利於己。有些人想用好聽字眼來欺世瞞人，說這並非為了自利，而是純粹為了友誼等等，讓他們去這樣說吧，我們祇有一笑了之。」

作者要鄭重聲明，以上各種例子並不是用來控訴美國的。我們大概可以在任何國家找出這些例子來。國家以物質利益為政策依歸這事本身是說不上好壞的，也說不上道義不道義。這不過是

一個基本的事實而已。

所以讓我們拋開這些所謂道義而赤裸裸地面對物質現實吧！這樣，我們的出發點就是收集有關美國國外基地的材料。一旦有了這些事實，我們就可較客觀地瞭解我們的政策。我們也可瞭解他國將要作什麼想法。我們再以同樣原則運用於其他國家，這就可看出我們的利益在什麼地方與人家統一，在什麼地方與人家矛盾。在這種瞭解下，我們就可找出一個諒解的基礎而求互相容忍和互相尊敬。一個基於各國國家利益的隱固和平不是比真會引起戰爭的愚頑的追求高調還更好嗎？

第二章 我們的軍事帝國

我們普通都認爲我們所要求的那些破舊的小基地僅爲一羣無關重要的小島而已，這就是所謂太平洋日本委任統治地。但這些日本委任統治地並不是不足輕重的，它們一共有六百多個，縱橫海面達三百萬方英里。其中包括馬紹爾羣島、加羅林羣島、馬利安那羣島。在一八九八年前，這些本是西班牙的屬地，後來爲德國所佔領，第一次大戰後又歸日本委任統治。雖然其陸地面積僅八百二十九方英里，人口僅八萬五千人。但這些島佔了赤道以北一千二百英里的地方，東西間距